

衡州侠女

VS

祁东都头

高峰村的黄昏

■梅疏影



作者简介：

梅疏影，散人也，蛰居雁城，昼伏夜出。好酒，好文，亦好友。

高峰村的黄昏，有一种流动在颜料里的美，不动声色，偏又让人欲罢不能，痴痴地看，一步三回头。

极目所至，稻田与荷田连成一片，抽穗的稻子挨着轻盈的荷叶，在风里窃窃私语，交换着各自生长的秘诀。山丘隐藏在深浅不一的绿色里，露出模糊的轮廓，远远地，接着天上的云朵，任它们在他的肩头追打，没有一点脾气。路边的老井里飘着青苔，也飘着黄昏的一抹亮色，明晃晃的，宛如少女眼底澄清的水，多情又深情。

站在莲荷中间，望着天边缓慢而温和的晚霞，突然好想此刻手里能有一壶酪酒，不喝，看着也是蛮舒服的一件事。这样的黄昏，无酒，自是少了二分况味。

坐在山头或是田埂，呷着酒，在变幻莫测的光影里，品尝独属于黄昏的泥土与植物暧昧不清的情欲。闻着，脸上便晕开了一团绯红，想象手里握着的不是酒瓶而是某人骨肉纤浓相宜的身子。没有酒，便将那刚生成的莲蓬摘下来，细细剥了，粉嫩的一颗放进嘴里。当牙齿磕上莲衣，心便酥了，像酒至半酣后突然吻上一张柔软的嘴唇。这般滋味又是酒不能予的。

自母亲病逝后，我再没有过在黄昏时行走于乡间小路上的闲逸，一如往昔那般去认真地看一场浩荡的落霞，安静地欣赏白昼优雅的谢幕。

有母亲在的黄昏，便有了寻常日子的饭菜香味，听得到或远或近的问候，看得到或远或近的嬉闹。有时，母亲会叫我去给菜淋水，有时又会打发我去扯一筐鱼草。大多数时候，我只需要走上一里路挑井水，把厨房里的水缸装满就可以躺在禾堂前的竹床上等天黑，等母亲喊我们吃晚饭。春天里，母亲种下的各类蔬果在夏天的餐桌上极具诱惑，一道素炒豆角也能让我把剩下的汤汁拌了白米饭吃。浓郁的酱香在口腔里跳跃、翻滚，是会“绊断”舌尖的美味。

多年后，忆起母亲，印象最深的便是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在她朴素的人生观念里，疼爱子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吃好吃饱。厨房，是母亲为子女奋斗一生的战场。所谓岁月静好，皆因母亲在身边，为我遮风挡雨。母亲走了，世间也就失了颜色与声音。生活，成了一部黑白默片。

走在高峰村的黄昏里，我好像又回到了家乡，回了老屋，回到母亲的身边，安心、淡然。只看一眼母亲，便觉得即将到来的黑夜也不那么可怕了。老一辈人讲的那些鬼怪故事仅仅就是故事，并不能真的把我从夜里抢走，然后分而食之。

瓜棚下面，劳作归来的乡人紧一句慢一句的话着家常，偶尔有人抬头看看天，说明天又是大太阳。

我也抬头去看，一轮金乌正连同灿烂的晚霞慢慢隐入山的背后，几粒星子散落在旁边，像调皮的小孩，眼睛眨啊眨。我向天边伸出双手，捧住一捧夕阳，小心翼翼合上。掌心里，是母亲的体温，亦是家乡的温度，熨帖，妥善。

烤烟房（外二首）

■李志高



作者简介：

李志高，笔名林隐，祁东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在《诗刊》《芙蓉》《湖南文学》《青年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若干，作品被选入多种选本。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诗歌学会理事，湖南省作协会员。有诗集《生命的石头与火焰》出版，曾获衡阳市第三届文学艺术奖一等奖。近年写出《深渊与光辉》大型近代人物组诗及诗集《心脏现在时》等。

刘敦和，一个憨态可掬的老农
82岁，在付家町种了十八亩烟叶
在目前乡村田地大面积荒芜的背景下
他的脸是一幅不用精心雕琢的好版画
他的烤烟房上空寡淡寡淡的蓝
和由碧绿到烤出上等烟叶的金黄
多么适合上个世纪一些诗人的抒情
多么适合奔小康路上需要寻找的典型
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土地的人
他一再被忽略，被忽略的还有许多渗入泥土的悲怆和荒谬的故事
他的爱在米酒里，长势良好的烟草
和稻子里，然后农闲时又充当那个稻草人
他的高度不会高出自己砌成的烤烟房
也不会高出门前自生自灭的水桐树

捡石头

李复元，草根书法家，写字写到百无聊赖，润笔费不够喝几壶老酒
号醉墨，醉书像霍元甲打醉拳醒着说毛话，醉后吐千真万确的话
目光犀利如鹰，直达石头内部看到好石头铤而走险，甚至奋不顾身
有人劝他到中缅边境赌石头他说我这一生从来不赌命只认命，也从来不会危及他人的命
捡他山之石，不完全是为了攻玉
怀揣自由之心，边捡边巡视山河
可遇不可求，才能捡到好石头那天，到祁东做客，酒后酣睡只有石头能以最快的速度叫醒他
在车上快速教了我们几招，

仿佛石头里有他的前世今生，有妖精
有幸福的泯灭和不屈的怨魂用目光触痛它，才是你的心爱之物
譬如化石，你能捉摸出它的自然纹理
和形状，它就会在你面前颤栗我们像几只搜山狗搜索一段河滩和山梁
然后把气吞山河的夕阳，当作一颗平常的石子，丢进小河里

十二棵苹果树

1977年，我在祁东白地市苗圃第一次见到苹果树，也第一次吃到苹果
这种园艺师用来在南方试栽的苹果树
其情形，有一种少数民族女子来到大汉家庭试婚的不合时宜

我看她们，也许比园艺师还要看得认真
挂果少，果小的没有透出丰满水灵
果大的不成形，露出棱角，一味地酸
花只有一丁点白，引不出人们赏花的兴趣
走不回去的树，唯一的命运只有遭受砍伐

树的悲哀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就像一种人，不能欢愉别人就注定要遭受种种苦难。我多么希望

树要学到一种候鸟的生存方式要么硕果累累，要么风景无限

对这十二棵苹果树，我一直有代表
这片土地的内愧，像祭奠一群人他们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不能改变
这个世界的方向，却能拒绝这个世界的陋习
基于此，2011年我特意跑到她们的故乡
看到满园满园的苹果树，我唯一想做的
就是把她们的魂安放在十二棵小树上